

Gong he guo di yi wei nv sheng wei shu ji

共和国第一位女省委书记



022803

共和国第一位 女省委书记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和国第一位女省委书记/李燕杰 主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7

ISBN 7-5073-0828-6

I. 共… II. 李… III. 万绍芬-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3759 号

共和国第一位女省委书记

编 者 李燕杰

责任编辑 张文和

封面设计 山 江

版式设计 郑 刚

图版设计 曾长春

出版发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100017

销售热线 63097018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金钊排版中心

印 刷 安泰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850×1168mm 32 开 14.5 印张 360 千字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073-0828-6/K·385 定价: 40.00 元(精)
28.00 元(平)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前 言

李燕杰

在我的记忆深处，记录着共和国第一位女省委书记同一位学者的交往与友谊，也印记着这位共和国第一位女省委书记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深厚感情……

初次听到万绍芬的名字是在1985年。那时我去看望在国外的留学人员，先后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士、荷兰等国家向他们演讲。旅途中，我从报纸上第一次看到了对新中国第一位女省委书记的报道，后来又听到江西籍留学生对她的评论，说她是一位干练、无私、正直、善良的好干部、好领导。那时我曾想，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亲眼目睹一下这位女省委书记的风采。

1985年10月，中央领导让我和朱伯儒、张海迪等同志一块到江西共青城去参加30周年庆祝活动并作演讲。那次江西之行，使我高兴和难忘的是我们在共青城见到了万绍芬同志。在大会上，万绍芬即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她的演讲充

满感情，极富哲理，赢得了热烈的掌声。精彩的演讲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第一印象”。

当天晚上，她因为急于处理一件公务，11点赶回南昌。第二天首场演讲是我。我心想万书记肯定不能来听我演讲了，心中不免有一丝遗憾。但是没有想到，上午8点当我走上讲台开始演讲时，突然发现她就坐在第一排的听众席里，当时我实在是非常感动。后来听说，在南昌办完公务后，她凌晨4点多就动身，披星戴月赶回了共青城。活动结束后，我们离开江西，她送行时说：“江西正在与贫困决战，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振兴老区经济，江西革命烈士居全国第一，……多好的老区人民啊！有时间多过来看看。”

她的声音亲切、深沉、坚毅。

二

离开江西后，我未能如约“有时间多过来看看”，而万绍芬同志自调京工作后，利用每年休假时间，或出差路过，为引资办学，又一连去了几次。1995年10月中旬的一天，她打电话给我，约我与她同行去江西。说是经她引介，香港著名实业家、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郑裕彤先生捐资150万元，为农村中学建了一座教学楼，她还想为那所学校开办职业班，专业是汽车驾驶、维修和计算机应用，因为这类人才当地很缺。听得出，电话那端的她对江西那片热土依然是那么眷恋。我欣然同意了。

她还是那样富有朝气，那样敏捷。我们一道参加了三江中学综合楼竣工的庆典仪式，又去了当地小学看望孩子们，孩

子们见到她争先恐后围了过来，拉着她的手欢呼起来，有的叫她“姑姑好！”有的叫她“奶奶好！”她的眼睛湿润了。她非常喜爱孩子，拥有那么多敬爱她的孩子们，她能不高兴吗？！随后，她又请我和几位香港朋友上了井冈山，在那里，又有两所由她引资的乡村小学建成，当地老百姓扶老携幼来看望她，场景十分感人。

离开江西的这些年，她先后介绍了1000多万元的捐资，为江西老区的孩子们修建中小学或作奖励基金。返京的途中，她似乎把心留在了江西，她认真地对我说：“无论如何，都不能亏了孩子们，他们是老区人民的后代，老区的未来啊！”我一个劲地点着头，是在沉默中！

三

1998年的夏季，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使长江变成了一条吞噬着一切生灵的孽龙，挟着风雨雷电，从华夏大地的西部，从两岸裸露的群山奔泻而下，冲击着湖北、湖南，也冲击着江西。每个中国人的心都在巨浪的冲击下剧烈地颤动着。

在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队伍中，有一组风尘仆仆、不畏酷暑艰险、不辞日夜辛劳的亲人赶赴江西，这就是中华慈善总会赴江西慰问组。带领这个慰问组的就是万绍芬，这已是她第二次来灾区。当洪水刚刚吞没江新洲的次日，她不顾波涛凶险，乘小船查看灾情，然后赶回北京，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报告了江西军民英勇抗击洪水的动人情景，并提出了有关紧急赈灾的具体建议。这一回她又带着海内外各界人士的爱心和她们捐献的7660万元的救灾款物，再次来到了江西灾

区……

在北京的首都机场出口处，我们意外地巧遇了，那次我也是随着一个慰问团刚从外地赶回。我发现她黑了，她瘦了。难怪，这次她坐船、乘车、步行，日夜兼程，行程 1400 多公里，她能不黑、不瘦吗？我提起，在电视中看见她亲自到堤坝上，为灾民发放救灾款物的报道，她说：“为了使大家捐助的衣被钱物能很快地直接分到老百姓的手中啊！”这次，她没有微笑，脸绷得很紧很紧，我也是……

四

十几年中，我不断地从各种书籍、报刊中读到写她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有著名作家、学者、有资深记者；有中央部门的、地方的，有部队的。还有不少港澳台侨海外作者。有写她在省里工作的、有写她在中央统战部和全国人大工作的、有写她人际交往中的真诚友谊的、有写她丰富多彩的情趣爱好的，从各个时期、不同角度反映了她的品德和才识，许多文章十分感人，不仅有丰富的思想内涵，而且有较高的艺术水准。

我和不少同志曾多次向她建议将这些文章报道汇集成书，她都婉言谢绝了。最近，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活动中，我和身边的同志都感到，把先后在各种媒体上发表过的写万绍芬的文章和新闻报道集中起来，编一本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终于如愿以偿。

是啊！当一个人成为公众人物后，他已不再属于个人，历

共和国第一位女省委书记

史将会以公正的目光审视她。因为，历史从来是由人民写就的！

也许你是一位心怀大志的青年学生，也许你是一位正为事业和家庭矛盾所困扰的“女强人”，也许你是一位承负着一方重任的“父母官”，也许你从事社会研究或是文学爱好者，也许你同万绍芬一样是位曾在老区耕耘过的“老区人”，都不妨打开这本书。

愿我们一道走近万绍芬！

2000年5月于北京

删不去的篇章

(代序)

何晓鲁

14年前的那个秋天,《昆仑》编辑部的一个稿约,把我引向了一片陌生而熟悉的土地——江西老区,也由此开始了我和中国第一位女省委书记万绍芬同志的数次相交、一段文案、几番遗憾。

编辑部告诉我,老区正在展开的扶贫之战,如同又一次反“围剿”斗争,有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而领导着全省扶贫战役的省委书记竟是一位女性,更是令人萌生敬意和好奇。他们认为由我去采访,作一次全景式的深度报道,是最合适的。当然,对任何一个原本不了解那片土地的作家来说,这也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我就这样带着探索者的兴奋和报告真实历史的使命感,去了江西。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用我的眼睛注视,用我的耳朵倾听,用我的双脚去丈量江西人民走过的路。

红色的土地,为什么在今天仍与贫穷共生?摆脱贫困的出路在哪里?我一个乡又一个乡地走着,向贫困户和乡村干部们求教,寻找问题的答案,这一切在我心中一点一滴地汇集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其中有大悲大喜,人物纷纭,风云变幻,故

事感人肺腑。但是，这幅画卷中却始终让人感到缺少了点什么。到采访行程即将结束时，我明白了，是缺少了整个江西扶贫战役的灵魂人物——省委书记万绍芬。

一路上我无数次地从不识字的老农口中，在一贫如洗的红军烈属家中，听人们谈到万书记的名字。在当年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云石山乡，人们告诉我一个故事，说是来了一个女干部了解情况，细细地问种了多少田，养了牛没有，收入有多少，负担重不重，小孩上学没有？还抱过老人手中的娃崽，不多会娃娃便在她身上撒了一泡尿。女干部走了以后，乡亲们才知道，她就是刚刚上任的女省委书记万绍芬。其时为1985年。

此时的万绍芬，确是心焦如焚，感到肩头的担子很重。江西的经济振兴、老区的脱贫已进入重要阶段，她号召全省各级干部到扶贫第一线去调查研究，自己率先拔腿去了乡下。

一路上，陪我同行的是一位“大老李”同志——省老区建设办公室的李宗基，还有一位年轻人。他们除了安排我的行程和联系采访对象外，从不干预我要去哪里，要看什么，要采访什么人。因为真实的声音，才能带来变革的力量；也因为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太多违背事实、虚假浮夸带来的教训。有许多令人痛心的贫穷故事，更有许多令人振奋的故事，都真实地走入了我的笔记，可是，我一再提出的“最高”要求——采访万绍芬书记本人，却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老李私下里对我说，他见到过很多领导干部，可是像万书记这样的领导，他很少见到过。跟万书记下乡，是最辛苦的，从早到晚连轴转，晚上还要加班。有次乘车夜行，看见山间有一星灯火，一问，是一个农民卖了新房，上山开荒营造成片橘林，

住在山上。她执意要去看望，摸黑上山和该户农民交谈，了解第一手情况。她吃饭也十分简单，有时还自带干粮。有次她在屏山乡听说有特困户卖了孩子，立即找上门去探望，心情非常沉重，出门后就跟老李悄悄说，我先掏点钱留给这家特困户，并交待乡村干部帮他们一把。事后，省里又专门给各县发了通知，作出规定，决不容许再出现卖儿卖女的现象；对特困户要给予特殊照顾，切实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的困难；并对发展农村经济提出了具体要求。

我很为这些故事所感动。一个省委书记，要处理的工作千头万绪，却亲自关照贫困农家的困难，她觉得责无旁贷，觉得共产党人的良心不允许她漠视这一切。当我一次又一次从不同的人那里听到关于这位女省委书记的种种故事时，心里便已渐渐勾画出她的形象——一个善良温情的女性，又是一个执着于理想目标的人民公仆。

万绍芬在解放前夕，就作为一名大学生投入了进步学生运动，为地下党送情报，迎接了解放。在“文革”中，她曾遭受“造反派”的毒打，但在凶狠的棍棒和拳脚交加之下她拒绝下跪，被打倒一次，她就奋力挣扎着站起来一次，摇晃着，咬着牙，就是不下跪！她认为共产党人是可杀而不可辱的。这种气节和勇敢令我肃然起敬。

她一直拒绝我的采访。我不理解，我忿忿然，不断通过老李陈述我必须采访万书记本人的理由。我说，我不是为省委书记树碑立传来的，我写的是江西人民，是江西的历史，但是作为共产党领导力量的代表，省委书记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读者们有权利知道老区的新领导，是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的。

就在我即将离开江西之时，万绍芬终于还是接见了。她说话的语气相当温和，丝毫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但是对自己的政绩绝少谈，她只是反复说：“这是集体接力赛跑，前一人把棒交给我，我应该在别人的基础上力争跑得更快一些。自己在振兴江西的这个整体事业里，不过占了很短的一刻。”她再三地告诫我，不要写她，要写江西扶贫事业的中坚力量——广大群众和干部。

我感觉，这些话绝不是故做姿态的谦虚，而是出于真诚的愿望。我应该尊重她的愿望，但我更在意我的长篇报告文学。我所听到的许多关于万绍芬的故事，是我所不愿意割舍的。在离开江西后的两个月里我伏案写了1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江西苏区悲喜录》。全文总共九章，其中有一章，专门是写女省委书记万绍芬的。我把所听到、看到的关于她的故事，关于共产党人的流血、献身和奋斗精神，都写在了这一章里。我想要说的是，这片红色土地养育出像万绍芬这样的一代优秀儿女，证明了党的精神传统还在，代表了老区振兴发展的希望。

编辑部看完我的初稿后，表示很满意，基本上不需作大的改动了，但是，由于涉及面广，需要征求江西省委的意见。于是，责任编辑张俊南和我一起携稿飞往南昌，听取意见。这一次，我又见到了万绍芬书记，不过没有料到的是，她提出的基本意见，是要我删去作品中关于她的章节。这怎么行！我据理力争，表明这一章节不可缺少的原因，不同意删去。张编辑也代表出版社，要求保留这一章。可是，平日温和可亲的万绍芬，在这时却显得十分固执。她始终坚持她的意见，毫不让步。我真的急了，不客气地对她说：“我不是你领导的部下，我是部队

作家。你作为省委书记，可以对作品的真实性把关，但作品的内容和艺术质量应由编辑部和我本人负责。”言外之意，她一个省委书记怎么能如此干预作家在作品中所反映的真实事实，砍去篇章呢？

那一场不愉快的争论持续了很久，万绍芬始终没有让步。她又举例对我说，曾有一位知名作家，以她为主人公，写了一篇两万字的报告文学，题为《关于不会说假话的中国人的故事》，《报告文学》杂志决定在1986年第一期第一篇全文发表。万绍芬从《信息报》上得知此事后，一再表示不同意发表。她与杂志主编和作者通了多次电话，最后，杂志社终于撤下了这篇文章。还有一次，中国女记者协会组团来江西采访，一些很著名的记者希望采访万绍芬，又被她所拒绝。她告诉我这些事，是让我理解她并不是单单和我过不去。我感到，当省的一把手非常不容易，特别是作为一位女性，更会有种种难处。就连她选坐老式“上海牌”国产轿车这件事，虽然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赞誉，但也难免得罪人。

她有她的理由，她有她的难处。最后，我不能不让步了，同意删去写她的那一章，心里却仍然不愉快。

这，或许就是改革者所共同面对的现实环境。他们常常处于某种传统势力的包围之中，不得不小心谨慎，有时甚至是过于谨慎了。我觉得有那么一点可悲。

离开南昌的时候，我的情绪挺复杂的，有留恋，有欣慰，也有失望。万绍芬派了她的秘书到机场来送我，带给我一小兜江西出产的红柑桔，很新鲜，说是万书记自己拿钱让买的，希望我不要忘了江西这片土地，以后常来看看。

我的长篇报告文学《江西苏区悲喜录》最终发表在1987年《昆仑》杂志上时，九章内容已删成了八章。对于一个作者来说，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那一年，我这部作品获了奖。后来，我却忙于在中央电视台写作电视系列片脚本，再没有去江西看望老区的“老倌”们和万绍芬书记。

几年以后，当我再次见到万绍芬大姐时，她已经调离了江西，到北京赴任了。我和一位从国外回来、同样对她敬重有加的朋友一起去看望她，说到全省脱贫的目标，说到江西的改革，我们感到她似乎颇有些“壮志未酬”的神情。她祝贺我的作品获奖，我却耿耿于怀地回答：“如果不是删去了那一章，作品会更成功。”我又不无痛惜地加了一句：“你当时那么小心，那么害怕受到误解，现在还不是……”她宽厚地笑了，我能够理解那笑容后面的复杂心情，但是，我依然相信，她不会改变她所一贯追求的理想目标。对所做的一切，她无怨无悔。

转眼又过了十年，再次在北京见到她时，她笑道：“上次我刚来北京我们见面时，你的话对我有真诚的关心，还有善意的挖苦啊！”

后来我得知，还真的有人散布流言，说万绍芬请作家来写文章“吹捧”她。看来，当时我被迫删去有关写她的篇章，还是有其道理的，但我还是不以为然。

历史终究是人民写的。一篇文章可以删节，留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是删节不去的，她和她所献身的事业是会永存的，那是历史中永存的篇章。

紹芬同志清鑒

品若梅花香左骨
人如秋水玉為神

一九九八年夏 趙櫟初





1956年，毛泽东、邓小平、陈云、彭德怀、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青年干部。（后排左一为万绍芬）



高中毕业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



1952 年的万绍芬。



穿上“列宁式”
女干部服—1949年。